

入画如诗的家乡雪

■马守喜

年轻时不喜欢下雪，飘飘洒洒的雪花寒冷而凛冽，万物都被笼在一片雪光中，无处可寻，家中没柴烧，看到满山大雪，更是焦急万分。而我的家乡克什克腾大地，又是一个多雪的地方，有时大风起来，又刮起了白毛风，给出行造成极大不便。

时下，网络时代，前几天家乡的朋友给我发来许多克旗各地的雪景，乌兰布统，阿斯哈图，黄岗梁，经棚镇等地雪景美不胜收，全国各地的一些摄影爱好者前去拍摄。此起彼伏的微信雪景，让灿灿童心一再爆屏，寒流和雪神给家乡的冬天又增添了无穷的奇观。

现在随着时光的流失，我已步入老年，对雪又增添了几分新的理解和

爱戴。雪是柔情的，它是迷人的舞者，没有音乐，它穿着白色的舞裙，在放纵地飞舞漫舞，充满着跌落凡尘的喜悦，人们看雪花的婀娜旖旎，看它的飘逸靓丽，痴迷于它那曼妙多彩的风姿。

雪是多情的，在浪漫的人眼里，它是天使，是精灵，入画如诗，万情万种，它为文人墨客增添了无数的风采。毛泽东主席的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那首沁园春·雪，更是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成为千古流芳的诗词，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艰难险阻中英勇奋斗。下雪的日子，那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

云。”千古绝句总在心头萦绕。

雪给家乡草原上盖上了棉被，给土地留下滋养的水分，给茂密的森林穿上了白衣，它抚慰着山石、枯枝、冰封的达理湖，留在美丽的白音敖包，让人心生感激，怜惜，雪就是这样大公无私，装点了家乡山川河流、每一寸土地，没有差别，没有等级，虽然不能遮掩太久。

雪的威力是强大的，在雪域高原，在内蒙古的千里边防线上，我们看到多少边防战士，顶峰冒雪，巡逻祖国每一寸土地，铸就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2022年的冬奥会，一定会让

家乡的冬季旅游火爆起来，那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各式民族传统的冬雪捕鱼、用冰雪雕刻的冰雪雕作品，那雪中的那达慕大会，一定会让世界各地游客，感到神奇啊，我们的克什克腾。

雪韵如歌，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们仿佛听到了迎春使者的动美旋律，雪是技艺高超的画师，它将天与地接成一片，将整个世界装点成一幅黑白相间的水墨画，寥寥几笔，便展现了雪的柔美，让我陶醉其中。



乡俗家风

我的两次“踩生”

■鲍敏杰

周一晚上，老公的表妹请吃饭。席间，表妹交给我一个小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七个月后为她家二宝踩生。我欣然应允并为她祝福和欢庆。她家大宝三周岁了，是我给踩生的。虽然几年见面寥寥无几，但小傢伙一见我就像亲切的不得了，把手里拿的玩具和棒棒糖往我手里塞，这着实让我惊喜和感动。看他长得白晰、壮实、聪明、可爱、会说、不惧生，尤其是一对有神的小眼睛，既调皮又机灵，真是让我高兴。看来，这小家伙多少也有像我的地方。时间过得真快，三年前，他出生的样子还清晰在我眼前，一晃儿就能跑会跳、能会说会闹，甚至还会玩手机、看视频、长了许多能耐和本领呢。

三年前，表妹特意打电话让我帮个忙，那个忙就是为孩子踩生。因为之前有过踩生的经历，我就愉快地答应了。表妹临产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我请了假，满怀期待地去医院迎接一个小生命的诞生。来到医院，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熟悉或不熟的面孔，这些人都是表妹家的亲戚朋友，他们都是来为表妹加油助产的，——打过招呼后，我们就在产房门口焦急地等待。忘记过了多长时间，听到产房里传来婴儿清脆的哭声，我们激动地涌到了产房门口。过了一会儿，一个漂亮的女护士抱着一个包裹着的小婴儿出来了。谁抱？她的意思就是谁踩生？我兴奋而激动地冲上前去，伸开双手，“给我，给我……”真是喜出望外。我小心奕奕地接过这个小生命，护士说是一个男孩儿。身边的亲朋好友都高兴地围过来，来看这个新生儿。“抱回病房去吧，大人还要做些剖宫产的刀口处理。”我们按照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我怀抱这个小家伙，在亲人的护送下，来到病房。我去时，特意带了一本《读者》杂志。把杂志放在大宝的枕头底下，喻意是希望大宝长大爱读书，爱学习。这个方法是妈妈教我的，女儿出生时，妈妈就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女儿确实非常爱读书、爱学习。把大宝放好，病房已挤满了人，身边的人围着开始品头论足，眼睛像妈，耳朵像爸，总之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大宝的姥爷、亲人在一喜笑颜开。面对这个小小的人儿，我也是喜欢的不得了，爱不释手，似乎怎么也不看够儿。直到表妹回到病房，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后来，陆续看过几次，但多数是通过看照片和视频，一晃儿大宝三周岁了，感慨时间过得真快，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孩子能健康平安快乐成长。

十年前，单位同事，我办公室的小弟，她家千金就是我给踩生的。那是我第一个踩生的孩子。那天的情景还在记忆中，记得那天，听说小弟的媳妇要生了，我去医院看她。看到小弟的妈妈在产房外等候，打了招呼后，我们就开始聊天等待孩子的出生。聊了一会儿，

阿姨说要和我商量个事儿，那就是让我给孩子踩生。听到这话，第一反应就是我也没踩过生呀，怎么踩呀？一下子冒出一堆问题。阿姨笑了，简单而明了地给我讲解了一下踩生的方法，我恍然大悟。“只要是对孩子好，让我干什么都行啊。”这是我的原话，也是我心里最朴素最真实的话语。阿姨说小弟对她说我能说会写、热情聪明、善良仁爱等，大意就是这样的，反正没想到朴素不善言谈的小弟能把我的夸的花儿似的，让我意外，让我感动，让我不知如何是好。真没想到，对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够如此信任，能够把这个神圣而光荣的任务交给我，感动满怀，幸福满满。接受任务后，我立刻开始做走马上任的准备。我让小弟给我找一本书，我要学着我老妈的样子，做好这个踩生。因为任务突然，我没有准备书籍，就吩咐小弟去医护办找一本书过来。小弟的媳妇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很快小弟找来一本医学方面的书送过来，我们做好了迎接小生命到来的准备。哇……的一声啼哭，让我一下子振奋起来，迫切希望早点看到小宝贝。当小宝贝送到我手里时，我都有点不知所措。医护人员告诉我们生的是个小千金，大人做的剖宫产，需要对伤口进行处理。我接过这个小千金，瞬间被暖化。她闭着眼睛，香甜地睡着，似乎在做着美梦儿。我调试了几次，找到小千金舒服的抱姿，轻手轻脚在阿姨家人的护送下来到病房。我把书放在孩子的枕头下，把孩子放平躺儿，才松了一口气儿。没想到，好久不抱小婴儿了，还真有点紧张呢。尤其是踩生，这责任重大、光荣，马虎不得呢！我心里默默祈求老天佑护孩子能健康平安快乐成长，阿姨和家人的心愿能够顺达实现。一晃儿，小千金已经十岁了，上小学三年级，健康漂亮、聪明善言、活泼可爱，我们见面很亲切，也许有那第一眼的缘儿，打心眼里喜欢她。每次见面一定要抱抱儿、贴贴脸儿、说说话儿。

后来，我特意从百度上查了这个所谓的“踩生”。没想到还真查到了，着实为百度的强大而赞叹不已。“踩生”一词语出河北通县人刘绍棠先生的《踩生》一文。“踩生”，按照一些地方的风俗，婴儿落地时，谁正巧无意中跨进门槛，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啼哭，谁就是这个孩子的踩生人。如今，已经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除了医护人员外，谁是第一个抱孩子的人，就是踩生人。我知道，踩生，就是一种习俗，一份祝愿，一份期待，一份美好的人生祝福。虽然“踩生”一说有点迷信色彩，但更多的是美好的希冀，浓缩着父母拳拳爱、殷殷情。我想，让谁踩生，是信任和重托、福气和运气、缘份和美好的相伴相随，值得一生珍惜和铭记。

为新生儿踩生，收获幸福和快乐，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洗礼和重生。

杨舰：扶贫路上的贴心人

■郎谔泽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你在一起

过实地调查，杨舰得知油房和史营子两个组的部分耕地适合安装节水滴灌项目。他经过多次奔走，为油房和史营子两个组争取到了40多万元的节水灌溉工程项目，有了这个节水灌溉项目，不仅让旱地变成了水田，还增加了粮食产量。

“不要把贫困户看成是工作对象，得当成是自己的亲戚”杨舰经常这样对自己说，在他包扶的2户贫困户中，

有一户是史营子组的赵金忠老人。老人腿有残疾，不能干重活，是村里的低保户，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赵金忠的孙子患了病毒性脑膜炎，让赵金忠一家陷入了困境。杨舰急忙发动同事捐款2万元，交到了老人手里。

杨舰以村为家，他深深的爱着这片土地，也念着这儿的人，他抓住扶贫机遇、用好扶贫政策，通过各种措施的帮扶，让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

改善。他协调资金五十万元，解决了三千多米管道，新打了一眼机电井，增加灌溉面积四百多亩，两个村民组四百多人受益。为两个村民组解决了人畜饮水，安装了六十多盏路灯，解决了了全村一千多人晚上出行照明问题。

2019年6月，杨舰又被派驻到新开地乡新开地村担任第一书记。他把新开地村当成自己的家，察民情、暖民心、解民忧、鼓干劲，带动广大群众挖穷根、摘穷帽，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了新开地村脱贫致富的大道上。

阅读时光

初读《林海雪原》

■王学斌

看到微信群里同学转发的《小说<林海雪原>人物的生活原型一、二、三、四》，触动了尘封在心中近五十年关于这部小说的记忆。

那是在书声公社石门沟大队学校四、五年级时，除过学校课堂上学习的那几语文课本外，根本没有任何课外读物，小说更是寥如晨星。能偶然看到的只能是从父辈或哥哥姐姐那里传下来的，象那个年代给它们起的名字一样颜色的“黄色书籍”。如果能看上一本这样的小说，就如同一日三餐与粗茶淡饭打交道的人，突然饱餐一顿大鱼大肉一样解馋。同学胡广慧的一本《林海雪原》已经在班级传阅了好多天，听看过的同学眉飞色舞地讲着少剑波、杨子荣、小白鸽和座山雕、许大马棒父子、定河道人的故事，让爱看书的我心里直痒痒，恨不得立刻就拿过来饱览一通。可小说只有一本，还要等书的主人安排看书的先后顺序，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的。在难以忍耐的十多天之后，它终于传到了我的手中。小说已经没了封面、封底，在磨损的书脊上隐约分辨出“林海雪原”几个字，书页黄脆，页角折损，整部书伤痕累累。可以看出，从书纸洁白、墨香四溢、图文并茂到现在这等可怜模样，它经过了多少双手的抚摸翻动，又经历了多少双眼睛的注视浏览啊！我轻轻地接过它，放在课桌上，小心翼翼地逐页把折卷的书角抚平，再用拇指和食指捏紧，力图使它恢复成方正、平展的模样。然后一头扎进书里没黑带白地看了起来，边看还要边时刻防备着老师们，因为那个年代看这样的“黄色”书是要被没收的，没收的书直到放假时才能发还，而这正是老师们借机过书瘾的时候。在浩瀚无边的原始森林和铺天盖地的皑皑白雪里度过了惬意的几天后，少剑波的威武英俊、杨子荣的胆大谋、小白鸽的温柔可爱，以及座山雕的阴险奸诈、小炉匠的猥琐狡猾、众匪徒们的凶残可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更让我印象至深的是，在我们刚刚看过小说《林海雪原》后不久，学校就密切配合当年时髦的学唱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活动，大张旗鼓地组织老师和同学们，排演了以小说《林海雪原》中消灭悍匪座山雕为主要情节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威严的刘广恒校长扮演座山雕、校长的侄子刘云锋则扮演小炉匠栾平、班长张俊岭、班长的弟弟张俊峰、我同村漂亮的女同学明瑞霞、爱说俏皮话的同学何俊分别扮演参谋长（小说中称少剑波或二0三）、杨子荣、卫生员（小说中称小白鸽）、常猎户，我也捞到了一个不显眼的角色——申德华（小说中称孙达得）。于是，每天吃过晚饭，老师和同学们聚到一起，在归拢起课桌板凳腾出空场的教室里，挥舞着木制刀枪，闪展腾挪，粗声细嗓，有滋有味地进入到了与匪徒们搏斗的林海雪原之中。剧中几个自创的细节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杨子荣初入匪窟与八大金刚比试枪法，比划几下，回转身用枪击中悬挂在洞顶的野猪油灯。表演时把灯碗中点着的蜡用长绳拴好，一个人立于下面二幕一侧，手持长绳边看表演边听代表枪声的一槌鼓，当看到杨子荣转身甩枪、枪落敲响的同时，瞬间拉倒灯碗中的蜡烛，众匪徒一片喝彩声。但能准确地配合到枪响灯灭很难，有时杨子荣刚转身还没甩枪蜡烛就被拉倒，有时甩枪枪响蜡烛却过十几秒才倒，这时，不等众匪徒们喝彩，台下的观众们就已经笑成一团。为表演解放军剿匪小分队除夕夜长途滑雪奔袭威虎山，在飞跃险阻、跨越深涧时，有个老师突发奇想：用两条学生坐的二人板凳叠起来，两头用人扶着以保证安全，战士们从右台口冲出，几步跨越，手扶最上面的凳面，一跃而过。开始我们年龄小、个头矮的同学都不敢练这一高难动作，经老师同学反复示范方才打消顾虑，仗胆一跃，成功之后，心中无比愉快，上场表演从没失手。只是两个扶板凳的同学，既要上场摆板凳，又要在用完后搬着板凳下场，让观众们颇感滑稽。有一次去一个生产队演出，本来戏不多的我，在披着用窗户防蝇纱布做的白色斗篷滑雪时，系在脖子上的棉线绳忽然脱落，既不能在前进的队伍中停下来去系好，也不能离开整齐的队形跑去幕后，急中生智，一把扯下白色斗篷甩到幕后，跟随着队伍继续滑雪行军。一片白色的滑雪队伍中只有我一身绿军装，格外引人注目。现在想起来，仍忍俊不禁。还有一个演出外的故事。能参加《智取威虎山》剧组以及后来的《沙家浜》、《红灯记》剧组演出，在同学们看来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凡是能上台表演的，都是老师相中的人。首先模样要端正，担任主角的嗓子还要好，其次是听话，不能在剧组玩儿斜的干扰排练演出。每次去生产队演出时，还能混上顿白吃的荞面饅饹。班里有嫉妒心特强的男同学，自恃才高气傲，年龄比我大几岁，情窦已开，此时正暗恋着在《智取威虎山》剧组演出的一个女同学，那个女同学却对他没有丝毫感觉。而这个男同学又偏偏不被老师喜爱，没让进剧组。每当看到经常不断的排练和出头露面的演出时，直气得翻白眼儿。背后就编排某男演员同学跟某女演员同学暗送秋波了（这个成语就是那时候学的），还时常愤愤不平地说，那有啥？不就演个破戏吗！以后我离开书声公社很久了，打听着那两个“暗送秋波”的，也没象那个男同学所说的成为终身伴侣，男同学从学校暗恋发展到社会狂追的心中偶像，到老也只是他的梦中情人而已。现在想来，少年之事可笑至极。

在美妙绚烂而难以忘记的少年时代，我既有幸读过“文革”前出版的《林海雪原》，又温习过出自其中的精彩片断——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作为读书的人，我以旁观者的身份初次感受到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今天的幸福美好生活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作为稚嫩的演员，我以参与者的身份，亲眼看到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战士们，如何与凶残的敌人斗智斗勇，最终将他们彻底消灭。两相对照，让我对《林海雪原》有了与他人不同的极深印象。因此，在2004年12月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小说藏本”中，我特意选了《林海雪原》放进家中的藏书，并一口气重读一遍。在读小说的短短几天里，我又回到了初读《林海雪原》的少年时代。

未来之星

杨老师素描

■经棚一中 朱珠 指导教师 丁建华

从小学到高中，教室前的三张讲台上，有无数老师“粉墨登场”，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高中初见的六位老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杨老师了。

“这非常简单”

高中化学难度陡然升高，而杨老师在讲课时，本着不给学生增加心里负担的目的，每讲完一个知识点后都要加上一句“这非常简单”或是“那不是挺好挺好的嘛”每当这时，她会将沾满粉笔末的双手垂在胸前，像一只可爱的松鼠，再点点头，齐耳短发一抖一抖的，更像了！

杨老师的个子不高，甚至比我们班最矮的同学还要矮上一截，每当她叫同学去黑板上做题时，同学一米八的大个子，往黑板前一杵，而杨老师在讲台下一站，巨大的反差萌，令我们忍俊不禁。

板擦——金条

板擦是一个神奇的东西，物理课上，它是木块，或是滑动的小车；地理课上，它是公转的地球；在杨老师的课上，它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块金条！

讲电子转移的时候，她手托板擦，向前一伸，“我给你一块金条，那咱们之前就转移了一块金条，那不挺好挺好的嘛！”一番话令我们哈哈大笑。杨老师讲化学，让本来枯燥的化学生动有趣，令不少对化学避之不及的同学都爱上了化学。

白发苍苍批听写

无论是化学听写还是作业，总有人拖拖拉拉，仿佛牵着八百年未见的亲人，不愿意撒手。而化学老师对此常表示无奈“你就快点交吧，再不交等什么时候呢？”等到我退休了，你再追到我家去，我都白发苍苍了再给你批听写，是吧？”这么一说，死乞白赖拖着想再写两个字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拖着了。只好红着脸将“听写”作业在同学们的一片哄笑中交了上去。

这就是我们的化学老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她认真负责敬业的工作态度，在我们的高一生活中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我们爱上化学的同时，也记住了这个可爱的化学老师。